



马克思主义与性少数解放

瑞士红星 编写

三叶草革命之声 翻译出版

Marxism
and
Queer
Emancipation



说 明

这是我频道第一次翻译外国同志的文献。我们很高兴看到有外国的同志对性少数问题发表看法。

目前，对性少数群体的迫害（尤其是在中俄等国）正不断加重。右转倒退的趋势正在凸显。这正说明了在资本主义世界，性少数群体的解放是不彻底的，也不可能是彻底的。

当性少数群体尚在迷惘之时，当某些自称“左派”的人还在大肆宣扬歧视之时，属于无产阶级的性少数运动正在兴起。虽然她尚未成为主流，但她给人以希望。从美国洛杉矶研究小组的《追寻同性恋问题的科学分析》这一著作的面世，到菲律宾、俄罗斯的毛主义政党对性少数群体的包容……我们明白，性少数群体与无产阶级解放、共产主义运动的结合不是牵强附会，而是真正可以实现的，甚至可称之为完美的革命的结合。走马列毛的路，就是我们的想法；跟着马列毛革命，就是我们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与性少数解放》是瑞士红星党的著作，我们将其翻译出来，文章内容、下划线、粗体字等按其原貌处理，以供各位同志**批判地**学习、交流、探讨，限于翻译水平、制作仓促，必有错漏，还请各位同志批评指正。



三叶草革命之声

2022年7月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贡萨罗思想万岁！

特别是贡萨罗思想！



卡·马克思
理论创始人

弗·恩格斯
同志

V. I. 列宁
革命导师

J. V. 斯大林
同志

毛泽东
主席

贡萨罗
主席

为了重建瑞士共产党！



Leonie
Kascher 同志
党的创始人

Jakob
Herzog 同志
党主席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6)
第二章	父权压迫性少数的起源与发展·····	(11)
第三章	对性少数的双重压迫·····	(21)
第四章	针对性少数的阶级路线·····	(33)
第五章	总结·····	(43)
附录	关于跨性别问题·····	(45)
引用 / 摘抄	·····	(47)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的一切革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微，归根结底于没有团结真正的朋友去攻击真正的敌人。党作为群众的向导，如果把群众引入歧途，那么革命就永远无法成功。为了保证革命一定能成功，不让群众误入歧途，我们必须注意，团结真正的朋友，去对抗真正的敌人。若想要认清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敌人，那就必须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人民的经济地位和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总的分析。”（我们强调）¹

第一章 导言

这份文件是瑞士红星党(RSS)在性少数问题上的立场文件，旨在帮助辅佐确定、重新建立和发展瑞士共产党(CPS)的群众路线作为其总政治路线和党的团结基础的一部分；这是重建CPS的斗争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军事化的、有着马列毛——贡萨罗思想(主要是贡萨罗思想)的共产党，它发起和领导瑞士的推翻且征服现有政权的人民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的同时也服务于此。

性少数问题是群众路线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毕竟性少数们是群众斗争的战壕，是群众斗争的战线。这亦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没有解决的问题，但同时恰恰强调了要会创造性地运用无产阶级思想以解决新生问题的必要性。

从根本上说，性少数问题是父权制压迫性少数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对性少数者的双重压迫；是当前的性少数运动；而在建立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这方面，必须考虑各国和革命的具体情况来制定。

我们在这个性少数的问题上提出我们的立场，是坚持、捍卫和多番应用国际无产阶级唯一的、万能的意识形态：马列毛——贡萨罗思想主要是贡萨罗思想；必须创造性地运用贡萨罗思想，解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瑞士革命所衍生的新问题，提出指导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让其不可避免地进入新的第四阶段和更高阶段。

我们以创始人卡尔·马克思所建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综合方法来重申我们自己：

“呈现的方法必然在形式上不同于探究的方法。后者必须详细地利用材料，分析其不同的发展形式，追踪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唯有在这般完成后，才能充分地描述实际的运动。若成功的按前言所述完成，若主观物质的生活能宛如于镜上，理想般的映射，它则可能看

起来就好像只是个我们曾有过的先验结构”（我们的重点）。²

我们重申“实事求是”，在分析新问题时，摒弃任何资产阶级的道德主义和教条的主观主义偏见，正如恩格斯同志所确立的那样：

“这该何以解释？鉴于亲属关系在所有原始人和其社会结构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不应言语贬低这广泛存在的制度的重要性。当一种制度能同时普遍存在于整个美洲，亚洲不同种族的民族中，乃至非洲和澳大利亚的任意地方都能发现这种制度有或多或少的差异的无数实例时，那这种制度就必须从历史上加以解释，而非像麦克伦南试图声称其不存在”（我们强调）。³

再度重申，教条主观主义对共产主义者是危险的，不解决新问题只会令其倒退至修正主义的地步，正如伟大的列宁所确立的那样：

“国家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以及社会革命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就像一般意义上的革命问题一样，并不怎么困扰着第二国际（1889-1914）的主要政论家们。但在导致1914年第二国际组织的崩溃的机会主义逐渐增长的过程中最典型的事情是，即使这些人真的遇到了这个问题，也只试图逃避或者无视。

总体上，可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的回避，是有益于且会主张机会主义，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和完全庸俗化。”（我们的重点）。⁴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教导的那样，考虑到在每一个具体的时刻哪一个主要的危险，我们重申要同右翼机会主义和“左翼”机会主义作为偏离唯一无产阶级路线而进行斗争，因为它们是孪生兄弟：

“不应该忘记，右派和极左实际上是双胞胎，因此都是机会主义的立场，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右派并不总是掩饰他们的机会主义，而左派总是用革命的语言来掩饰他们的机会主义。我们不能允许我们的政策被散布流言蜚语的人和非利士人的评论所决定。

我们必须坚定而自信地走自己的路，不要理会那些闲散的人可

能会编造的关于我们的故事。俄罗斯人有句话很贴切：“犬吠之时即是商队通过之时。”我们应该记住这番话；这话往往都不会出错”（我们强调）。⁵

我们重申自己对主观主义的两种形式，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谴责，这两种主观主义，通过使后现代主义和性形而上学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到无产阶级运动中，对关于性少数的问题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ICM)造成很大危害，我们立足于毛泽东主席所确立的：

“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发展；它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如果它一直停滞不前，一成不变，它就会变得毫无生气。但是，决不能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则就会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是僵化的东西，这是独断专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修正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主张的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目前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有害。我们当前思想战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修正主义进行批评”（重点）。⁶

最后，我们坚持创造性的应用，就像地球上最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贡萨罗主席在毛主义的综合中所确立的那样，拒绝一切“意识形态阶级和人民的防御”，这些防御只服务于国际共运中教条修正主义的态度、思想、意见、立场、标准和路线的发展：

“作为**导言**，为了更好地理解毛主义及其斗争的必要性，让我们记住列宁。他告诉我们，随着革命向东方推进，它表达了一些具体的条件，这些条件虽然不否定原则和法律，但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忽视的新情况，有可能使革命陷入失败的危险。尽管充斥着自由主义和虚伪的马克思主义的迂腐书生气知识分子对新事物的反对是一片哗然

但是，在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叛徒所宣扬的对意识形态、阶级和人民的恐怖和法利的捍卫面前，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具体情况，解决每一次革命必然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才是公正和正确的。或者是被残酷对待的旧秩序的学者和文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猛烈攻击，他们被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贬低，盲目地维护他们是寄生虫的旧社会。列宁还清楚地说，东方的革命将带来新的巨大的惊喜，使那些只走老路、看不到新鲜事物的信徒更加惊讶：我们都知道，他相信东方同志能够解决马克思主义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的重点）。7

我们认为，国际共运关于性少数问题的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那些采用后现代主义思想来回答性少数问题的政党和组织属于国际民主运动的右派，而不是左派。然而，左派的政党和组织通常采取教条主义的立场，拒绝创造性地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坚持在国际共运中流传了一个多世纪、但从未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得到证明的陈旧和偏见的观点。我们要求这些同志改正主观主义的做法，在马列毛主义一贡萨罗思想的基础上，诚实、勤奋地研究性少数问题。这些同志对于这些旧的、不正确的思想所造成的错误，应该进行自我批评。

这并不是要贬低后现代主义的有害影响，特别是“性少数理论”，不幸的是，我们在国际共运中有一个与之相同的重要理论术语有些党和组织确实是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因为他们把这种性少数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当作无产阶级的思想，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回答这个问题。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是同一主观主义硬币的两面，这反映了斯大林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双重性的论点；国际共运中的性形而上学和后现代“性少数理论”都有效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回答性少数问题，从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全能科学的特性。

因此，本文是我们为这个创造性应用程序奠定基础的尝试。它

是一种贡献，因为它开创了以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为基础回答性少数问题的过程；但这是有限的，因为这个问题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实践中、在认识中、在更多的实践中发展，必须对实践进行分析和综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

第二章 父权压迫性少数的起源与发展

父权对性少数的压迫可追溯到与私有财产和国家一起出现的父权家庭和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因此，其起源和发展必须与这些根本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分析。根本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父权压迫妇女的起源和发展的命题，因为这是理解性少数问题的根本。

第二章·第一节 - 父权制，国家与阶级社会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证明，父权制是伴随着私有财产和国家而产生的，是为了使男性能够继承财产和再生产劳动。因此，父权对性少数的压迫正是在这同一时刻开始的：父权家庭的建立。

原始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在较低的野蛮阶段，人类还没有完全脱离自然，在解剖学上也不现代。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进化的基础上的，而劳动只是起着次要的作用。野蛮的人类种族，如尼安德特人或解剖学上还不现代的智人，发展出双性恋和乱伦的禁忌，作为更好地与其他部落和种族竞争的方式，这分别允许收养孤儿和消除遗传疾病，最后，只有智人留下来，并通过战争将其他人纳入自己的部落。没有证据表明在野蛮社会中存在异性恋的对立，但大量证据表明双性恋是人类吸引的主要形式。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所有灵长类动物都有双性恋倾向，倭黑猩猩就是完全的双性恋；尼安德特人通常与两性伴侣一起埋葬，主要的假设是他们都是双性恋；尽管父权制对文明人的性别认同产生了影响，但美国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在1948年和1953年分别发表的研究表明：

“……人们通常不是完全的性少数或完全的异性恋，而是存在一个性连续体，人们倾向于不符合这个尺度的极端(完全是异性恋或完全是性少数)，而更接近中间。换句话说，如果1分表示完全的异

性恋，5分表示完全的性少数，那么大多数人会给2分或4分（我们的重点）。⁸

当人类进入到原始社会、野蛮社会的高级阶段时，劳动对社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工具制造、火、打猎、农业、畜牧和金属加工的发现，使人类劳动产生了剩余产品，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发展为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分工，这是由奴隶主家长制家庭滋养的，是由拥有奴隶的国家维护的。这种发展带来了对家庭规范“越轨”的禁忌，如塔西佗所描述的德国人对性少数者进行祭祀，但这种发展是不平等的。居住在从爱尔兰到安纳托利亚(包括瑞士)的凯尔特部落中，性少数似乎已经被接受为任何其他形式的爱。亚里士多德评论道：

“大多数好战的种族，除了凯尔特人和少数公开支持男性爱情的人。”在《阿尔斯特周期》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古老的爱尔兰神话，讲述了费迪亚德和库胡林的故事，在故事中，两个勇士战斗了7天，同时在晚上照顾彼此的伤口。费迪亚德死后，库胡林惊呼道：“我爱你脸红的高贵方式，爱你优美、完美的形体。我喜欢你清澈的蓝眼睛你说话的方式，你的技巧。”因此，在原始的凯尔特社会中，我们可以确定，没有对这些人的父权压迫，没有将“分歧者”归类为“性少数”。女性少数者被接受，同性婚姻被举行。然而，赫尔维提人在瑞士的独立发展被罗马人的征服和强加的特别罗马形式的父权制打断了。

在讨论如何将父权制和私有财产联系起来的国家出现的问题时，列宁说：

“在原始社会，当人们生活在小家庭群体中，仍处于接近野蛮的最低发展阶段——这个时期与现代文明的人类社会相隔几千年——还没有国家存在的迹象。习俗，权威，尊敬，氏族长者所享有的权力占主导地位；我们发现这种权力有时被赋予妇女——当时妇女的地位不象今天妇女受压迫和压迫的状况——但我们会找到一个特别的类别分开统治别人的人，为了目的规则，系统地和永久地行使一定装置的

胁迫，暴力的装置，如目前表示，大家都意识到，军队的武装分遣队的，监狱和征服的其他方式将他人的力量——这一切构成的本质状态”（我们的重点）。¹⁰

在原始社会，有一个广泛的“第三性别”制度体系。这些体系接受和尊重今天被理解为性少数的人：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无性恋者、双性人、非传统二元性别者，等等。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阶级社会，今天他们在努力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利和特权，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原始社会的“第三性别”制度既是给予性少数的特权的一种表达，也是性少数和非性少数之间正在出现的矛盾的一种表达，这是新兴父权家庭的一部分。在父权制出现之前，并没有“性少数人”这一概念，因为这一范畴意味着一种父权压迫制度，男性是压迫者，女性是受压迫的，“分化者”可以被识别出来，并与女性相辅相成地受到压迫。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第三性别”制度，不同程度的拒绝、接受，甚至与成为这样的人有关的特权。在许多文化中，与性少数有关的传统角色一直延续到父权制，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受限制。例如，在底比斯附近发现的公元前 2000-1800 年的陶器碎片列出了三种不同的人类性别：男性、女性和赛赫特。

18 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注意到，在加州原住民中，有“印第安男人，在这里和更远的内陆，都被观察到穿着女人的衣服和性格”，他们“在职业上被认为是鸡奸者”和“受到极大的尊重”。¹¹

还有许多这样的记载，详细描述了一个美国部落中存在着多达七个不同的性别角色，这些角色一直延续到今天。例如墨西哥萨波特克人中的穆雪 (Muxe) 性别，他们在一些社区占人口的 6%，他们是生物学上的男性，生活方式与女性类似。美国的纳瓦霍人认为有四种性别：阳刚男性、阴柔男性、阳刚女性和阴柔女性。

这些和其他传统的“第三性别”制度存在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因为封建或半封建的父权压迫虽然更为残酷，但也比资本主义的制度化程度低。在阿尔巴尼亚，有“burnesha”，即“宣誓的处女”；以保证贞洁为代价，完全像男人一样生活的生理上的女性。在南亚，有海吉拉(hijra)，这是半宗教社区，生物学上是男性，但生活在女性或其他完全不同的地方。在泰国，kathoey 占据着第三性别的角色，但她们自己的权利却很难被承认为女性。在安哥拉的恩东戈人当中，他们在葡萄牙人征服之前曾经统治过自己的王国，有 chibados，生理上的男性以女性的身份生活或类似的东西，他们被认为是一种种姓是强大的萨满，被恩东戈的恩津加女王聘为将军和嫔妃。

这种第三性别制度是父权压迫性少数人群之前的遗迹，通过封建主义甚至前封建生产方式在第三世界的持续存在一直延续到现代，因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父权规范没有那么制度化。然而，我们不能把第三性别制度理解为进步的东西；他们是他们存在的社会的合法和受尊重的一部分，他们必须受到保护，以防止官僚资本主义为帝国主义服务而产生的流氓屠杀主义暴力，但他们不是无产阶级解决性少数问题的一部分，必须被视为半封建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有自己的解决办法，我们将详细说明。“第三性别”制度的含义最重要的是野蛮社会中存在着一种矛盾：性少数↔非性少数，这种对立在野蛮社会中不存在，伴随着文明社会的出现变得对抗、激化起来。

综合来看，性少数是野蛮时期性行为的主导模式，而在野蛮时期成为次要模式，为父权压迫奠定了基础。双性恋是人类相互吸引的自然形式，父权制的存在改变了这种形式；因此，虽然性少数有一定生物学基础，但社会方面是决定一个人是否为性少数的主要因素。

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过渡的时刻，即私有财产、国家和父权家庭建立的时刻，恩格斯是这样描述的：

“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一方面，它使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比女人的地位更重要，另一方面，它产生了一种冲动，利用这种巩固

的地位来推翻传统的继承秩序，以有利于他的子女。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只要血统是根据母亲的权利。因此，母权必须被推翻，而它也确实被推翻了。这绝不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么困难。因为这场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经历过的最具决定性的革命之一，它的发生不会惊动氏族中任何一个活着的成员。一切都可以保持原样。一个简单的决定就足够了，将来男性成员的后代应留在氏族中，而女性成员的后代应被排除在外，转移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于是，母系的世系计算和母系的世系规律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父系的世系和父系的世系规律。……母亲权利的被推翻是对女性的世界性历史性的失败。那人也掌管家务。那个女人被贬为奴隶；她成了他欲望的奴隶，只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在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中，甚至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妇女的这种地位尤其明显，后来逐渐被美化和掩盖起来，有时以一种较温和的形式加以掩盖；但它并没有被废除。

父权至上的确立首先在父权家庭中显现其影响，现在以一种中间形式出现”（我们强调）。”¹²

这样一种对女性的父权压迫的系统化也将使那些脱离父权规范的人的系统化成为必要，那些被社会视为男人和女人的人，这很难理解吗？性少数们出生在“女性的世界历史性失败”发生的同一时刻，因为没有有一个系统来惩罚那些拒绝参与的人，就不可能有一个被迫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家庭中。

第二章·第二节 - 奴隶制以及对性少数的父权压迫

随着奴隶制、奴隶主国家和奴隶主家长制家庭的建立，有必要将原始社会的性习俗系统化，并将其编纂为法律和宗教。如果一种文化在奴隶社会建立之前就存在着性少数对抗，那么它现在仍然如此；如果一种文化是接受性少数的，它至少应该限制它的接受程度，这样

奴隶主家长制的家庭才能继续运作。于是，“性少数”这个类别就被确立了，它是一个从性质上背离父权家庭规范和法律的人的类别，尽管这个类别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都有不同的名称或没有名称。

我们强调：那些在性质上有分歧的人，就像那些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以父权家庭的一部分而引人注目的人。那些在数量上有分歧的人可能会受到嘲笑或骚扰，但他们不受整个家长制的压迫。因此，性少数和不遵守某些规范或法律的非性少数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

在奴隶制的较低阶段，州只覆盖一个或几个城市。这些奴隶要么归公民共有，要么归家庭私有。妇女在家庭中受丈夫和父亲的支配。古希腊是这一阶段奴隶制的典型。在古希腊，父权对性少数者的压迫开始是对女性剥削和压迫的补充。一个男人可以是性少数，如果他履行了作为丈夫的义务，养育孩子，而在性行为中成为接受性伴侣是不被认可的，因为这使他沦为女人的身份。只有奴隶或孩子才应该成为接受伴侣。这是卑劣的变童制度，是唯一被接受的性少数形式。然而这不是法律，终身的关系是允许从恋童关系发展的。另一方面，女性少数是被允许的，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受到赞扬，但仅限于那些拥有自己财产的女性(如诗人萨福)或不能结婚的女性(如女祭司)。

罗马人对瑞士的征服带来了作为生产方式的奴隶制、国家(首先是奴隶主共和国，然后是奴隶主帝国)和父权制。列宁描述了奴隶制生产方式与其国家的关系，这也适用于罗马：

“……拥有奴隶的国家，一个给予奴隶主权力并使他们能够统治奴隶的机构。当时的社会和国家都比现在小得多，它们拥有的通讯设备弱得无可比拟——当时还没有现代通讯手段。山脉、河流和海洋是比现在更大的不可估量的障碍，而国家的形成被限制在更狭窄的地理边界内。一个技术上很弱的国家机构为一个被限制在相对狭窄的边界和狭窄的行动范围内的国家服务。然而，确实存在一种机制，迫使奴隶继续做奴隶，使社会的一部分屈从于另一部分，受另一部分的压

迫。如果没有一种永久性的强制机制，就不可能强迫社会的大部分有系统地为社会的一部分工作。只要没有课程，就没有这样的设备。当阶级出现时，无论在哪里，总是随着这种划分的扩大和巩固，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机构——国家。”¹³

从列宁将国家描述为“一个被限制在相对狭窄的边界和狭窄的行动范围内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理解父权制的特征是一种不那么系统化的东西，具有相对狭窄的边界和狭窄的行动范围，但它仍然是维持奴役作为生产方式的必要条件。父权制有两个功能：1) 奴隶的繁衍。2) 通过继承转移财产。这是罗马帝国父权制的经济基础。这就需要建立特定的性别规范，如贡萨罗主席所说的“一套社会关系”¹⁴，来定义罗马社会中的男人和女人。这也确立了性少数的条件。

在罗马，性少数人群的状况是作为文化规范和政治法律不断增加的限制——简而言之，压迫。在凯尔特统治下，性少数是被无条件接受的，而在罗马统治下，性少数是有条件的，必须为保存奴隶制服务。一个女人不可能是性少数，因为那样会否定她作为母亲的角色。在希腊备受尊崇的女性少数诗人萨福(Sappho)被嘲笑为“好色”、“男性化”和“交际花”，而女性少数则被奥维德谴责为：“一种无人知道的欲望，古怪、新奇……在所有的动物中，没有一个雌性是被对雌性的欲望所占据的”¹⁵。一个男人可以是性少数，但如果他被侵犯，他将失去所有的尊重和权利；因此，男性性少数的可接受形式是一个拥有奴隶的男人侵犯一个男孩或一个男奴(也就是说：强奸)，任何其他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性少数的，而犯下这种行为的人将会受到压迫。因此，性少数在罗马被接受是父权制的一部分，而非父权制的性少数是被回避的。此外，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变得更加僵硬，脱离他们的人受到压迫；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埃拉加巴卢斯皇后，她是一个跨性别者，很可能因为性少数而被暗杀。

随着基督教的影响越来越大，罗马帝国日耳曼地区日益发展的

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表达，“可接受”的性少数观念被彻底粉碎。在3世纪，通过了法律来规范性少数关系；在4世纪，被揭穿的人要被活活烧死；在日耳曼的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封建革命之后，公元5世纪，查士丁尼一世将性少数完全定为非法行为。

综合而言，奴隶制确立了一种系统化的父权对性少数的压迫，首先通过建立与性少数对立的文化规范(如希腊)，然后建立了越来越严格的法律(如罗马)。

第二章·第三节 - 封建制以及对性少数的父权压迫

欧洲的封建革命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的建立。封建欧洲的统治意识形态成为基督教，它继承了犹太教和后来日耳曼影响下强烈的父权思想。列宁在描述封建国家时说：

“剥削形式的变化使拥有奴隶的国家变成了封建国家。这是极其重要的。在蓄奴社会，奴隶没有任何权利，不被视为人；在封建社会，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的主要标志是农民(当时农民占大多数；当时的城市人口非常不发达)被认为是依附于土地的——因此就有了农奴制的概念。农民可以在地主分配给他的土地上为自己工作一定天数；在其他日子里，农奴为他的主人工作。阶级社会的本质仍然存在：社会建立在阶级剥削的基础上。只有地主才能享有完全的权利；农民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实际上，他们的状况与奴隶主国家的奴隶状况差别不大。但是，他们的解放，农民的解放，开辟了一条更宽阔的道路，因为农奴不被视为地主的直接财产。他可以把一部分时间用在自己的土地上，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他自己；随着贸易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封建制度逐步瓦解，农民的解放范围逐步扩大。封建社会总是比奴隶社会复杂。贸易和工业的发展是更大的因素，即使在那个年代，这也导致了资本主义。中世纪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在

这里，国家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我们也发现了君主政体和共和国政体尽管后者表现得更弱。但封建地主一直被认为是唯一的统治者。农奴完全被排除在一切政治权利之外”（强调）¹⁶。

在封建社会，父权制为适应生产方式而演变。然而，这在世界各地并不是一样的，封建父权制虽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根据文化特点在世界各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有组织宗教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封建父权对性少数的压迫在不同的封建社会和国家的文化基础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欧洲，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滋养了德国对性少数的敌对规范，这导致了对任何形式的性少数行为的严厉惩罚。在天主教的欧洲，这采取了鸡奸法的形式，平等地将所有非生育性行为定为犯罪（当然，这产生了将所有性少数性行为定为犯罪的效果，只有一些非性少数性行为也如此）。在中世纪的法国，男人之间的性行为首先受到阉割，然后是肢解，然后是烧死；女性少数的性行为被惩罚为肢解，然后被焚烧，这表明女性少数被视为更大的威胁，因为它完全否定了封建父权家庭。然而，在13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时期，基督教对性少数的对立通过对性少数吸引（而非性）本身的谴责达到了质的更高水平，而在欧洲，与“鸡奸者”相对的对性少数的特定迫害随着路德教和专制君主制的出现而变得更加强烈，它们带来了焚烧女巫的做法，包括活活烧死性少数。“faggot”一词来自于焚烧女巫的卑劣行径，指的是都铎时期用性少数男子作为焚烧女巫的柴火的做法这也为父权压迫女性和性少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恰当的隐喻。

在封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父权对性少数的压迫制度是不同的。在这些地方，性少数的关系在农民中很常见，而在贵族阶级中，只要参与封建家长制家庭并养育子女，这种关系就被接受。历史学家司马谦和潘古都提到过性少数皇帝和军事领袖，小说《红楼梦》中也有几个双性恋角色。在福建省，农民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性少数的婚姻制度

直到 19 世纪才消失。然而，鸡奸法在明朝也被引入，在后来的满清统治期间得到加强。

由此可以看出，封建父权制并不一定意味着中世纪欧洲存在的严厉的反性少数镇压。但是，只有那些不妨碍劳动再生产和财产继承的性少数才被允许。正是基督教的特定意识形态带来了残酷的反性少数观点，这些观点在封建时代的欧洲一直存在，并被帝国主义继承下来。

第三章 对性少数的双重压迫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少数者受到无产者和性少数者的双重压迫。除了对性少数者作为无产者的剥削外，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经济剥削。父权对性少数的双重压迫的经济基础在于资产阶级-父权的核心家庭单位和资本主义下父权对妇女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因此，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父权对妇女的双重剥削和压迫的命题，是把握性少数问题的根本所在。

第三章·第一节 - 资产阶级父权制家庭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父权制的特点是对妇女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它们与工业的结合为它们的政治化和解放奠定了基础，但在资本主义下它们并没有得到解放，资本主义仍然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 劳动力的再生产。2) 财产继承。这样，资产阶级的家庭就建立起来了：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¹⁷”

因为资产阶级家庭是以私有财产的继承为基础的，所以它只完全存在于资产阶级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具有“家庭的实际缺位”。然而，在无产阶级中，父权家庭仍然存在，以服务于劳动再生产的目的。正是这种资产阶级的家庭单位，是父权压迫性少数人群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的性少数只要结婚，生育一两次，在公共场合“举止得体”，就可以成为性少数，而无产阶级的性少数就不行因为他们必须不断地集中精力，为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再生产劳动力。

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对性少数人群的双重压迫：作为无产阶级的压迫和作为性少数的压迫。这种对性少数的压迫有多种形式：鸡奸法、强迫无家可归、失业、强迫卖淫、家庭虐待，以及资产阶级在那些性少数权利被名不实地征服的国家的特别喜爱：由受父权制意识形态影响的流氓分子实施的大屠杀暴力。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没有发现对性少数群体的特殊的双重剥削；对性少数的压迫的经济基础是对妇女的双重剥削和压迫，除了作为无产阶级之外，并没有对性少数的特殊剥削。

第三章·第二节 - 国家对性少数的压迫

列宁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时说：

“为了理解与世界资本开始的斗争，为了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我们必须记住，当资本主义国家推进与封建国家的斗争时，它是在自由的口号下进入斗争的。废除封建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享有自由，并为他们的目的服务，因为农奴制正在瓦解，农民获得了机会，可以全部拥有他们为了补偿而购买的土地或部分通过放弃租金而购买的土地——这与国家无关：国家保护财产，无论财产如何产生，因为国家依赖于私有财产。在所有现代文明国家中，农民都成了私人所有者。即使地主把一部分土地交给农民，国家也保护私有财产，以补偿的方式奖励地主，以钱买卖。国家宣布将充分保护私有财产，并给予其一切支持和保护。国家承认每个商人、工业家和制造商的产权。而这个社会，基于私有财产，基于资本的力量，基于无产工人和农民劳动群众的完全臣服，宣布它的统治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的。它反对封建主义，宣布财产自由，并对国家不再是阶级国家这一事实感到特别自豪。

然而，国家仍然是帮助资本家奴役贫穷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机器。

但从外表上看，它是自由的。它宣布普选权，并通过它的拥护者、传教士、学者和哲学家宣布它不是一个阶级国家。即使是现在，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开始反抗的时候，他们指责我们侵犯了自由，指责我们建立了一个基于强迫的国家，一些人压制另一些人，而他们代表的是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现在，当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时，当革命在一些国家取得成功时，当反对世界资本的斗争变得特别尖锐时，国家的问题已经变得最为重要，可以说，成为当今所有政治问题和所有政治争端的焦点。“（我们的重点）¹⁸。”

特别是描述瑞士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反动民兵和金融资本家的开放统治，并将其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进行对比：

“……你说你们的国家是自由的，而实际上，只要有私有财产，你们的国家，即使是民主共和国，也不过是资本家用来镇压工人的机器，国家越自由，表达得越清楚。这方面的例子有欧洲的瑞士和美洲的美国。没有哪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统治如此冷酷无情，也没有哪个国家像这些国家一样如此明显，尽管这些国家是民主共和国，尽管它们被描绘得多么精致，尽管所有人都在谈论劳动民主和所有公民平等。事实上，在瑞士和美国，资本占主导地位，工人们为了使自己的生活状况有哪怕一点点真正的改善，他们的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即遭遇内战这些国家的士兵更少，常备军更少——瑞士有民兵，每个瑞士人家里都有枪，而在美国，直到最近才有常备军——因此，当罢工发生时，资产阶级的武器、雇佣士兵和镇压罢工；没有任何地方像瑞士和美国那样对工人阶级运动的镇压伴如此无情地严厉，也没有任何地方像这些国家那样，显示出资本在议会中的影响力。资本的力量就是一切，证券交易所就是一切，而议会和选举就是提线木偶、傀儡……。但是工人们的眼睛越来越睁大，苏联政府的想法正在越来越广泛地传播，特别是在我们刚刚经历的血腥屠杀之后。对资本家进行无休止的战争的必要性对工人阶级来说越来越清楚了（重点）¹⁹。”

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一个以生产商品为基础的社会，不是作为用途的商品，而是作为销售的商品，一个剥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只不过是剥削和压迫的工具，特别是瑞士国家，这种对乌尔施韦泽特姆的腐朽表达。在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中，在这样一个国家的支持下，父权制的剥削和压迫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

但是镇压和反抗是辩证的，中世纪的反性少数压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遭到了抵制。在 1789 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发生了由性少数群众发起的骚乱和示威活动。因此，1791 年革命政府宣布性少数合法化。这是对法国性少数群体的一次伟大征服，但在 1815 年封建复辟期间，它又一次被夺走了。然而，性少数在法国的除罪化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宣扬的“自由”的结果——毕竟，资本主义带来了强烈的镇压——而是大众基于阶级本能所征服的东西。

在大不列颠，对性少数的压迫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严重发展，甚至在帝国主义出现之前。17 世纪在英格兰兴起的所谓的“莫利之家”，即为男性少数者设立的秘密社交俱乐部和酒吧，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袭击和镇压；1726 年，三名男子在一次袭击中被捕后被绞死。1810 年，27 名男子因涉嫌鸡奸而被捕。1861 年废除鸡奸死刑时，自 1806 年以来已有 8921 人被起诉，404 人被判处死刑，56 人被处决。但是死刑的废除很快被取代，在 1885 年，它不仅禁止同性性行为，而且禁止男人之间的任何同性行为。这种压制的结果通常是性少数者向家人、老板、警察等隐瞒自己的情况，过着“隐秘”的生活，这种情况至今仍然存在。例如，19 世纪美国的女性少数者通常生活在“波士顿婚姻”中，她们简单地把自己描绘成“亲密的朋友”，这是因为她们认为女性是无性生殖的，只适合与男性生殖。尽管如此，女性少数和无性恋妇女会因不与男子结婚而受到压制，她们的权利也因此受到削弱。

在 18 世纪性少数合法化的德国，性少数者在 1871 年“德意志帝

国”建立后，突然面临着一个更加发达的压制时期。《刑法》第 175 条将性少数定为犯罪。慢慢地，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废除这一段的运动开始发展起来。

第三章·第三节 - 反性少数群体的意识形态

性少数者的意识形态压迫是他们所面临的父权压迫的一部分。女性意识形态压迫的本质是“缺乏女性本质”的观念，性少数者意识形态压迫的本质是“退化”或“分化”的因素的观念，这些因素为了人民的健康需要被强行整合或清除出父权社会。这种观念是黑色的、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不适用于无产阶级，而只适用于流氓无产阶级和最落后的群众阶层。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压迫是对性少数者的反动大屠杀的根源，这种大屠杀是由旧国家(无论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官僚-地主国家)鼓励的。世界各地对性少数者的攻击、强奸和谋杀，或多或少是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间接实施父权压迫的结果。它正在被帝国主义传播，例如通过美国传教士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宣传，他们在乌干达发起反性少数大屠杀，或者通过萨拉菲派伊斯兰主义者的宣传，他们在阿拉伯的官僚-地主国家，在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马里和索马里等国家执行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和强国的命令。在印度，反性少数大屠杀，包括针对海吉拉人的大屠杀，正受到印度人民党印度教法西斯分子的鼓励，并由流氓团伙萨弗兰恐怖分子实施。所有这些例子都是对被压迫民族的种族灭绝的一部分，特别是对性少数者的屠戮灭绝目的是为了加强帝国主义和父权制。

在欧洲和北美的帝国主义国家，基督教在对性少数者的意识形态压迫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正如我们所确定的，基督教固有的性少数对抗起源于犹太教的父权思想，但是通过欧洲日耳曼部落的基

督教化进一步发展，这些部落已经对性少数者实施了反动暴力。基督教关于“鸡奸”和“罪恶”的思想植根于这片腐朽的土壤，可能会长成毒草，成为今天在瑞士、美国、英国和许多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并在被压迫民族中传播的性少数对抗意识形态的主要驱动力。

综合来看，性少数对抗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通过反动的立法和对性少数者的大屠杀暴力来指导对性少数者的父权压迫它的主要形式是在欧洲和美洲的基督教，而它采取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形式。

但是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性少数对抗意识形态，就存在于无产阶级运动中——无论是在工人运动中还是在国际共运中。这就是性形而上学的问题，或者说是性少数对抗修正主义的问题。性的形而上学本质上是否定性少数问题，或者是否定性少数问题的存在，或者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把性少数描绘成“堕落者”。它是通过兜售短语把资产阶级家长制的偏见偷偷带入无产阶级。性形而上学的重要特定方面包括：跨性别者不能在物质上成为他们想要的性，因此只是“毁了他们的身体”；性少数者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因为“性少数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意味着“性少数者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不与父权制斗争”²⁰。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性少数对抗只在群众中最落后的部分中存在，如劳动贵族和半流氓分子。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并进一步发展列宁所说的劳工贵族：

“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

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我们的重点）²¹。

性的形而上学特别危险，因为除非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加以打击，否则它能够而且将会被输入共产党和组织。性的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以保卫资产阶级家庭单位为中心的；不是因为它被视为资产阶级-父权制（这是它的本质），而是因为无产阶级参与其中，他们的家庭受到“无产阶级中实际存在的家庭缺失”的攻击，它被视为阶级生存的最佳经济基础，以及人们心目中反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两线斗争这就是斯大林同志以及后来的修正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和鲍勃·阿瓦基安提出的论点，当时他们还是共产主义者，并用来证明性少数对抗立场的正当性。

我们反对将性形而上学作为教条修正主义的一种形式；它的经济基础是强迫性少数群体的贫困化，这阻碍了他们与工人运动的融合。它的政治基础是资产阶级“LGBT+运动”的存在，这种运动提出了与无产阶级不同的身份政治和文化退化（鼓励和捍卫恋童癖、色情作品、“BDSM”等）；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缺乏创造性地应用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主要是贡萨罗思想来解决性少数问题。维护资产阶级家长制核心家庭单位符合劳动贵族的利益，因为这种核心家庭单位从中获利，并且被垄断资产阶级允许不受“无产阶级中家庭的实际缺席”的影响。

综合来看，劳工贵族是无产阶级运动中性形而上学存在的基础，这种形而上学必须由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性少数问题的立场

加以打击。

第三章·第四节 - 帝国主义与对性少数的双重压迫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很明确：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它的具体特征
有三个方面：帝国主义是(1)垄断资本主义；(2)寄生或腐朽资本主义；
(3)垂死的资本主义。以垄断取代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
是帝国主义的精髓。垄断主要表现为五种形式：(1)卡特尔、辛迪加和信托——
生产的集中程度已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了这些资本家的垄断联盟；(2)大银行
的垄断地位——三、四、五家大银行操纵着美国、法国和德国的整个经济生活；
(3)信托和金融寡头攫取原材料来源(金融资本是垄断性的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合并)；
(4)国际卡特尔开始对世界进行(经济)分割。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个这样的国际卡
特尔，它们控制着整个世界市场，并“友好地”在它们之间进行瓜分——
直到战争再次瓜分它们。资本输出不同于非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商品输出，
是一种极具特色的现象，与世界经济和领土政治分割密切相关；(5)世界(殖民地)
领土分割完成。

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在美国和欧洲，后来在亚洲的最高阶段，最终形成于
1898-1914年期间。美西战争(1898)、盎格鲁-布尔战争(1899-1902)、日俄战争
(1904-05)和1900年的欧洲经济危机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历史里程碑(重点)
”²²。

性少数者的父权压迫在帝国主义社会中已经达到了一个质的更高层次。作为回应，性少数解放运动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发展壮大，变得更加好斗，特别是在国际革命高潮时期，比如20世纪2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以及21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资产阶级“核心家庭”被视为标准，即使在性少数者征服了大量日常需求的国家，也只

有在他们自己进入资产阶级家庭，作为辅助劳动力参与再生产，例如收养孤儿时，才允许他们成为性少数。

随着帝国主义的出现，法西斯主义也出现了，它有三个方面：1) 旧国家的军事化。2) 法人主义取代议会制。3) 意识形态折衷主义。法西斯主义正在越来越多地由帝国主义国家发展起来，这既是由于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由于旧国家的反动。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性少数群体为了否定他们被征服的权利而不断增加的公司化。例如，在所谓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德意志帝国对性少数者的严厉镇压，让位于一段群众领导的争取权利的斗争，以及资产阶级领导的争取性少数群体公司化和限制他们叛乱的斗争。性少数权利运动最初由奥古斯特·倍倍尔 (August Bebel) 领导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后来被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和阿道夫·布兰德等民主自由主义者接管。性科学研究所由赫希菲尔德于 1919 年成立，一方面进行鼓动和宣传性少数合法化，保护性少数者免受国家压迫，但另一方面直接与普鲁士领导的国家合作，将性少数者公司化，例如通过发放“许可证”给性少数者和变性人，警方承认。这个例子说明了小资产阶级的二元性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必要性。性少数者的公司化是旧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普遍趋势，比如在丹麦，2009 年禁止了以前分散的变性人医疗服务，并将其置于性少数对立的“性学诊所”的直接控制之下。该诊所将性少数者比作恋童癖者；在帝国主义国家，性少数者一般都依赖于国家的收养、人工授精、性别重置手术、荷尔蒙治疗、合法的性别改变等目的，帝国主义者尽其所能保持对这些服务的控制，这些服务已经被大众征服，而不是给予人民民主的控制。

帝国主义的存在，特别是帝国主义战争和世界大战的存在，导致旧国家的军事化加剧，表现为在整个世界上对性少数进行普遍的屠戮，这种屠戮的发展是不均衡的。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的发展，特别是在台尔曼同志领导下的德国共产党未能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

运用到德国革命的条件下，具体领导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性少数的解放斗争，并在总体上发动征服权力的革命战争，导致了1933年纳粹法西斯政府的上台和世界历史上最残酷的法西斯主义时期。这对德国、整个欧洲和世界的全体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屠杀是为德意志帝国主义服务的为了争取“生存空间”（政治词语，“生存空间”是被法西斯主义者，尤其是纳粹主义者利用的理论，希特勒上台后“生存空间”成为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则——译者注。）而对人民进行的普遍种族灭绝，特别是对犹太人民的种族灭绝。对性少数的屠戮是大屠杀的另一个方面。在此之前，性少数者拥有一定程度的权利，但在1933年，他们立即被送往集中营；男性少数者和跨性别者被打上粉色三角形的标记，并被系统性地消灭；而女性少数者和跨性别者则被打上“反社会”的黑色三角形的标记。纳粹法西斯灭绝了多达10万性少数者。当欧洲在1945年被红军解放时，仍然活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性少数者被西德政府重新关押在同一个集中营里，直到1994年性少数者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合法化。但是对性少数者的屠戮并没有就此停止——相反，它以各种形式在今天的世界各地继续着。20世纪80年代在帝国主义国家流行的艾滋病（至今仍在第三世界流行！）这意味着美国总统里根、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其他帝国主义领导人通过系统性地拒绝提供医疗服务、预防和谴责性少数者，在比大屠杀更大的程度上消灭性少数者。2017年，俄罗斯殖民地车臣开始了对性少数的屠戮，包括强迫失踪、酷刑、暗杀和建立集中营，所有这些仍在继续。在瑞士，一名男性性少数者几年前死于艾滋病，因为他的治疗被州政府和他的保险公司认为是“非必要的”。在每个国家，无论多么“进步”，性少数者都被系统化地变得无家可归、失踪、失业、被殴打、强奸和杀害，这是性少数者对抗意识形态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是对性少数者双重压迫的一部分，并且随着帝国主义的加剧而加剧。因此，帝国主义给予性少数“公民权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谎言。这些权利被反抗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游击队所征服；他们在康普顿的自助餐厅和石墙被征服；他们在土耳其和菲律宾的人民战争中被征服；在地球上无数其他国家的小规模斗争中被征服。让我们不要忘记德国的例子：资产阶级领导的性少数运动获得了权利和要求，但最终，性科学研究所被烧毁，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逃离该国，数千人死在灭绝营。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一切权利都会被扭曲和扭曲，一旦有可能夺走，就会再次被夺走。所有这一切都是帝国主义对全世界性少数的普遍屠戮的一部分，是帝国主义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灭绝的一部分。

这种屠杀只是列宁所写的一种表述：

“帝国主义战争极大地加速和强化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国家越来越多地与强大的资本主义协会结合在一起，对劳苦大众进行可怕的压迫，这种压迫正变得越来越可怕。发达国家正在转变——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他们的“后方”——成为工人的军事监狱（重点）²³。”

第三章·第五节 - 第三世界中对性少数的三重压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划分出了三个世界。正如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说：“我认为，美国和苏联属于第一世界。中间要素，如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属于第二世界。我们是第三世界”（我们强调）²⁴。

第三世界存在着半封建甚至更早的生产方式为帝国主义所统治的、殖民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官僚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发展起来寄生的、垄断的、濒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一对垂死父母的死胎：帝国主义和半封建主义。亚洲（日本和中国除外）、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除外）的被压迫国家就是这样。正如贡萨罗

主席告诉我们的，第三世界正在向欧洲扩张，包括爱尔兰和前“东方集团”（俄罗斯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除外）等国家。在官僚资本主义条件下，父权压迫更加尖锐；它的特点是中世纪的残暴和帝国主义的“科学的”、工业化的分类。这只会带来一个后果：对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残酷三重压迫。三重，因为它同时是阶级压迫、父权压迫和民族压迫。这种压迫取代了从原始社会以不同形式幸存下来的旧的“第三性别”制度。

毛泽东主席为特征的三重压迫女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
“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我们强调）²⁵。对于索马里或阿富汗的性少数人群，他们面临着被自己家族的荣誉杀害，伊朗的男性少数面临着死刑或被迫变性的选择，泰国的变性女性面临着成为色情业或性旅游业的奴隶的生活，墨西哥的女性少数者可能会被无法拥有她们的男人殴打致死，匈牙利、爱尔兰或波兰的任何性少数青年，被一个爱教会胜过爱自己孩子的父亲踢到冰冷的街道上？这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一种父权的压迫，特别是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否定它就是支持正在进行的对整个世界的性少数人群的屠戮。

综合而言，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性少数们发展出了一种更为残酷而系统化的压迫。这是官僚资本主义扩张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父权制逐渐取代了半封建残余的“第三性别”制度，但无产阶级对性少数问题的概念也以这种方式传播。

第四章 针对性少数的阶级路线

性少数运动的根源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规模地将群众纳入生产之中，资本主义一方面迫使性少数们闭门不出，使他们的运动不能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发展，另一方面又迫使性少数们发展秘密的半秘密的社会政治空间，与资产阶级国家形成尖锐的矛盾，从而产生了脱离群众运动的性少数运动。

第四章·第一节 - 性少数运动的起源及其进展

资产阶级父权对性少数的压迫，其实质是为了惩罚对社会性别规范和性别角色的背离，以捍卫资产阶级父权的核心家庭单位。它有多种形式：性少数工作者被工作场所解雇，性少数青年被家人弄得无家可归，性少数夫妇被赶出家门，强制电击疗法或基督教“皈依疗法”一般来说，性少数经常面临警察镇压的风险，或者在性少数已被正式合法化的国家，遭受滥杀无辜的暴力、强奸和谋杀。这种压制的作用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使性少数“皈依”，而是压制他们“闭门不出”参与资产阶级父权核心家庭。

所有这些形式的压迫，特别是经济形式的压迫，都造成了性少数日益贫穷的后果，他们每天都无家可归，失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卖淫或从事轻微犯罪，滥用毒品，等等。这种趋势是性少数群众的“流俗化”，其作用是对未出柜的性少数作进一步的“示范”，同时又成为阶级和人民的普遍清算的一部分。

性少数者被迫无法出柜，这意味着他们必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特殊部分，也不能在秘密或半秘密的空间之外组织起来。即使是酒吧这样的性少数文化空间，通常也是秘密或半秘密的。这是

普遍的趋势，也是大多数国家和时期的情况；自 1969 年以来，性少数运动已经征服了推动这一趋势倒退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并允许合法和半合法的空间和组织，但这只是暂时被反应所容忍。在性少数运动在历史上一直很薄弱的国家，如俄罗斯，我们仍然发现类似于美国或西欧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情况。1918-1933 年德国的经验表明，这些被征服的权利可以被法西斯主义击退。

这种与无产阶级运动的隔离意味着性少数运动具有微弱的共产主义存在和强大的资产阶级影响，这导致了身份政治。这就导致了革命运动中的性少数对立情绪，这种情绪倾向于把性少数运动视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享乐主义的和一般意义上的反动的。

然而，与资产阶级家长制家庭和资产阶级国家的不断对抗，产生了使性少数群众超级政治化的效果；这意味着，他们比大多数群众中的其他部分，从他们出来的那一刻起，就被敏锐的阶级本能锻造出来了。这种超级政治化解释了在革命运动中性少数的流行，并需要无产阶级领导更。因此，就像列宁说的那样，更有必要把小麦和稗子分开。

由于帝国主义对全世界性少数的普遍屠戮，性少数群众的贫困化和性少数的超级政治化，20 世纪和 21 世纪产生了性少数解放运动；这场运动是性少数群众自身斗争的结果，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满足日常需求的运动。它不是无产阶级运动，因为共产党拒绝领导它，但它的观点是无产阶级领导和征服权力，因此我们称它为性少数解放运动。从根本上说，无论什么资产阶级的人物想搞这种运动，它都是最深刻最广泛的群众运动。它是性少数们因为面临极其尖锐的压制而产生的超级政治化的组织表现。其倾向越来越趋向于与无产阶级运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服务。

我们强调斗争在 1960 年代和 70 年代，特别是康普顿的食堂骚乱

在旧金山，纽约的石墙暴动和广泛的性少数解放运动在美国，一些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如性少数解放阵线休斯顿)，一些人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把握性少数问题(如洛杉矶研究小组)，另一些人(如STAR)则呼吁革命暴力。然而，在那些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群体中，问题是只有经济学家意识得到了发展；例如，STAR在口头上呼吁革命，但在实践中只关注对最深入、最广泛的性少数群众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支持，而没有组织他们进行人民战争。这并不是反对性少数解放运动的声明——这只是对列宁论点的证实：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中还不可能有社会民主意识 26。它只能从外面带给他们。所有国家的历史都表明，工人阶级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只能发展出工会意识，即坚信有必要加入工会，与雇主斗争，并努力迫使政府通过必要的劳工立法等。然而，社会主义理论是由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代表知识分子所阐述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发展而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按照其社会地位，自己也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是完全独立于工人阶级运动的自发发展而产生的，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知识分子中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结果。……只有从外部，也就是说，只有从经济斗争的外部，从工人和雇主关系的范围之外，才能把阶级的政治意识带给工人。唯一有可能获得这种知识的领域是所有阶级和阶层与国家 and 政府之间的关系领域，所有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领域。因此，对于怎样把政治知识带给工人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仅仅是这样的回答，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工人，特别是那些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工人，大多满足于这样的回答，即：到工人中间去。社会民主党要把政治知识传授给工人，就必须深入到各阶层，向四面八方派遣军队” (重点)²⁷。

我们强调：这种倾向是与无产阶级运动相结合，而不是与无产阶级运动相孤立。那些声称性少数解放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的人应

该进行更多的调查。休斯敦同志解放阵线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与黑豹党结合自卫。洛杉矶研究小组是重建美国共产党斗争的一部分，但它的成员被排除在形成革命共产党的过程中，因为他们是性少数。莱斯利·范伯格(Leslie Feinberg)的《石雕蓝调》(Stone Butch Blues)应该是所有共产党人都应该学习的，因为它准确地描绘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无产阶级性少数者的状况，并特别关注了大量被雇佣为码头和工厂工人的女性少数者，她们原则上被排除在工会之外。对性少数群众的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卖淫和经济学家意识，缺乏了解的人，不应望天兴叹，而应研究为什么会这样，无产阶级意识如何发展。纪录片《巴黎正在燃烧》，清晰地展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的性少数生活状态。作为与无产阶级运动融合的一个例子，我们强调了“女性少数和男性少数支持矿工”这个圈子，该组织在1984-85年开展了一场声援英国矿工罢工的运动，这使得人们对性少数和劳工斗争都作为无产阶级群众斗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今天，有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是把性少数纳入了人民战争，就是把性少数纳入了共产党的制宪重建过程，这对全体共产党人是一种鼓舞和积极的榜样。

第四章·第二节 - 改良主义：性少数运动中的资产阶级路线

劳动贵族是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它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偷偷渗透进无产阶级运动的社会基础。这种修正主义能够植根于工人运动的工会意识，当它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时候。工人运动也是如此，其他群众运动也是如此，比如妇女运动和性少数运动。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和群众内部的资产阶级思想。性少数资产阶级与性少数运动为伍，兜售改良主义，为自己谋取特权。考虑到列宁关于工会意识和劳工贵族的论述，以及毛主席关于革命的朋友

和敌人的论述，我们引用贡萨罗主席的话：

“摆脱这种瘴气，这种肤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骑在群众头上的选举主义。主要的事情是，在这之下，巨大的、自我驱动的群众在骚动，在这个群众之上，我们运用地球上存在的最强大的反叛工具：武装行动。我们是这样的呐喊：‘反抗是正确的！’（重点）²⁸。”

在性少数运动中，劳工贵族主要表现为上层受贿的官员和秘书，他们管理着所谓的 LGBT+ 组织。这些只不过是政府组织，为性少数群体的公司化服务。性少数酒吧的老板是小资产阶级，而调酒师往往是劳工贵族。这整个腐朽的一层拥有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社会关系，因此它可以在性少数运动中占据所有的领导地位。这是性少数运动中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现在所谓的 LGBT+ 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综合来看，这是身份政治的基础，一些政党和组织错误地将其称为“性少数政治”，而没有认识到它的阶级内容。军官和警察出现在骄傲游行中只是其中一个，尽管是最令人厌恶的侮辱性的物质表达；其他例子包括为堕落分子辩护，比如恋童癖者或者推广“性少数友好”色情和卖淫。

综上所述，在人口的性少数群体中存在一个劳动贵族阶层，这个阶层受到贿赂，并且因为失业的威胁而将性少数群体从劳动运动中分离出来，这是性少数运动本身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这必须被打击，无产阶级必须领导性少数运动。如果不加以打击，就会导致性少数群体被迫与性少数垄断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勾结。

第四章·第三节 - 分离主义：性少数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路线

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垂死的阶级，它是反动的，除非它意识到自己没有未来，并以无产阶级的未来阶级利益为基础，加入革命运动：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重点）²⁹。

由于小资产阶级由学生、学者、小企业主、国家工作人员等组成，它对性少数者的父权压迫有着特殊的地位：小资产阶级中的性少数分子一方面受到反鸡奸法、流氓大屠杀暴力等的压迫，但另一方面又不受其他形式的压迫，如因性少数而被解雇的威胁、因性少数而无家可归的威胁等。这是小资产阶级二元性的具体表现，它在政治上表现出来。

小资产阶级性少数者通常可以公开自己的性别认同和性取向。这就是为什么小资产阶级性少数者不接受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寻求适合他们个人的意识形态解决办法。他们通常在建立性少数文化空间和政治圈中发挥关键作用，并且是性少数组织的主要驱动力，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性少数运动较弱的国家更是如此，因为这些空间必须是秘密的或半秘密的，导致他们进一步与大众隔离。这正是小资产阶级个人基础上的“性少数解放”思想在性少数运动中得以表现的原因。

无论是“性少数女权主义”、“激进女性主义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还是公开宣称的后现代主义或其他学术性的“性少数思想”，性少数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路线都是以分裂主义为中心的。这意味着将性少数者从无产阶级和群众运动中分离出来；将男女性少数者从对方中分离出来；将男女性少数者从一般意义上分离出来；将所有人按照一千种不同的性别和性别身份分离出来；等等。分离

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除了分裂性少数运动、群众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之外，没有别的作用，因此是反动的。特别是性少数女权主义内部的“交叉”倾向，对近年来女性运动的分裂起到了一定的黑色作用。

性少数运动中的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倾向都是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的，因为它们不会威胁到帝国主义，不管它们使用多少激进的词语。他们只对非文化政治空间感兴趣，在那里他们可以感到舒适，没有男人，没有警察，没有性少数，或者任何他们特别想要的东西。性少数解放会夺走他们小小的王国，所以他们害怕。他们有他们的“革命主义”，但也有他们的个人主义。它们符合列宁对沙俄自由资产阶级的描述：

“总之，这位有学问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并不害怕人民起义。**他害怕的是人民胜利。**他并不害怕人民把反动派和官僚，把他所仇视的官僚轻轻教训一顿。**他害怕的是人民推翻反动政权。**他仇视专制制度，一心希望它被推翻，但是他预料到使俄国招致灭亡的不是保存专制制度，不是人民机体由于没有死去的君主政权寄生虫慢慢腐烂而遭到的毒害，而是**人民的完全胜利。**”³⁰。

第四章·第五节 - 性少数运动中的无产阶级路线

作为一个介绍，我们应该记住，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贡萨罗主席没有回答性少数问题，但是还有其他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建立无产阶级对性少数运动的领导。我们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同志，他在1898年成为第一个反对普鲁士反鸡奸法的人³¹；大不列颠共产党的哈里·怀特同志，他对斯大林同志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反潮流”的完美体现，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分析性少数问题³²；洛杉矶研究

小组，上面提到的女性少数马列主义者圈子，因为是性少数而被美国革命共产党排除在外，但随后展开了对阿瓦基安性形而上学的批判³³；以及其他更接近今天的贡献，包括土耳其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马列主义者，其中确定“包括受压迫的性别问题，LGBT在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³⁴；菲律宾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菲律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维护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表达其性别认同的权利，支持他们反对一切形式歧视的斗争”³⁵；2018年1月美国石墙军事阵线无产阶级性少数革命者写的两份重要立场文件³⁶；以及2019年6月丹麦无产阶级革命者写的一份立场文件³⁷。因此，RSS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性少数问题上要求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我们也不是第一个。我们的立场文件是长期斗争历史的产物，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发展是一致的。

这是为重建党的人民战争而进行的斗争过程，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确定、夺回和发展党的团结基础的斗争过程，包括党的意识形态、总政治路线和纲领，作为总政治路线的一部分，它的群众路线必须包含群众战线的具体路线。同志运动是这样一个群众阵线，因此是一个战壕，党必须在一个具体路线的基础上领导。

性少数问题的根本矛盾是性少数与父权制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性少数群众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是性少数群众与资产阶级宗法核心家庭的矛盾。

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因为是帝国主义的上层建筑维持着对性少数者的压迫，而老板、家庭、地主等人的压迫只有在国家和意识形态维持下才会存在。

在目前的瑞士革命阶段，也就是争取重建瑞士共产党的斗争阶段，性少数群众与瑞士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被具体化为性少数群众与瑞士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在人民战争时期，它将被定义为“性少数群众对抗旧国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它被定义为“性

少数群众对抗修正主义”。

性少数与父权制矛盾的解决需要一个漫长的革命历史过程，直到共产主义才会完全消失。最终的解决办法要求废除所有关于性别和性的旧观念，只留下诸如过渡或养育子女等生物学问题，这些问题将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科学实验加以解决。

我们提出了阶级的口号：“战斗和抵抗！”作为性少数运动无产阶级派别的主要口号，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说明。

性少数群体的反抗。他们总是用革命的暴力进行反抗，从而征服了日常的需求和权利。我们强调6月28日是国际性少数斗争日，因为它标志着石墙暴动。

贫困的科学组织。性少数群体的贫困化是一个持续的趋势，帝国主义经济危机、旧国家的军事化和群众的法人化使这一趋势更加恶化无家可归、失业、饥饿和卖淫的性少数者比其他任何群体都要多；那些贫困的性少数者必须被动员起来，不管他们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还是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父权制的特点前线的范围更广；那些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必须得到帮助，但不是通过红色社会工作，而是通过组织他们和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那些穷困潦倒的同志必须得到同样的对待。

性少数群体的日常需求。我们提出“三个为”、“三个反对”的口号。

“三个为”是：

- 1) 为红色性少数自卫！
- 2) 为红色性少数提供社会经济援助！
- 3) 为红色性少数自决！

“三个反对”是：

- 1) 反对国家对性少数的压迫！
- 2) 反对性少数贫困化！

3) 反对家庭对性少数的压迫！

贡萨罗思想唯一的策略。 1) 反对性少数运动中的劳工贵族，平息了性少数运动，传播了身份政治。2) 接触最深层次、最广泛的性少数群体，不是非政府组织成员或调酒师，而是未出柜的工人、青年和穷人。3) 对性少数群众进行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和反对敌人暴力行动的教育，使他们为人民战争做好准备。4) 反对身份政治的每一步，把贡萨罗思想的性少数问题概念强加于人。

组织形式。 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新国家的统一战线都必须向性少数者开放，他们必须受到平等和尊重。我们支持性少数者入党、军队和前线国家，我们支持承认跨性别同志，我们支持性少数伴侣的婚姻。党和组织必须建立生成的有机体来领导性少数解放运动；在武装斗争开始之前，这些必须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红色性少数委员会和被压迫国家的人民性少数委员会。武装斗争开始后，必须转变为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红色性少数运动和各个被压迫国家的人民性少数运动。

我们必须应用关于群众组织的三个普遍真理：1) 坚持、捍卫和运用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主要是贡萨罗思想。2) 以无产阶级先锋信息为主导。3) 为人民战争重建党服务，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服务。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为作为重建 CPS 斗争的一部分的性少数群体的特定路线奠定了基础。

第五章 总结

“人类的历史是从必然领域向自由领域不断发展的历史。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在任何阶级存在的社会中，阶级斗争永远不会结束。在无阶级社会中，新与旧、真与假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结束。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领域，人类不断进步，自然不断变化，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必须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发现、发明、创造和进步。停滞、悲观、惰性和自满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他们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们既不认同百万年来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认同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历史事实(即天体、地球、生命等自然现象的历史所揭示的自然)(重点)³⁸。”

对性少数者的父权压迫是在父权剥削和压迫妇女的基础上，与私有财产和国家一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野蛮社会，性少数与非性少数之间没有矛盾，在野蛮社会，这种矛盾还没有对立，只有与文明社会的矛盾才会对立。

性少数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双重压迫：作为无产阶级和作为性少数者。性少数受压迫的经济基础在于资产阶级父权核心家庭和父权对女性的双重剥削，因此性少数问题是次要的，也是从女性问题中划分出来的。

性少数者所受的父权压迫在性质上不同于对妇女的父权剥削和压迫，也不同于在数量上背离了父权规范的男子面临的父权压迫。这种压迫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在父权社会中起着特殊的作用：保护和滋养父权家庭。

帝国主义加剧了对性少数者的父权制双重压迫，导致了帝国主义对性少数者的全球性屠戮，这是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全面消灭的一部分。在第三世界，它采取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形式，并与封建主义和奴隶制的残酷性相融合，因此，屠戮在被压迫的国家是最强烈的。

性少数对抗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宗教形式，主要是基督教和伪装成科学的性形而上学。对性少数者的压迫是由国家实施的，当权利被征服时，也是由流氓大屠杀团伙实施的。性少数者越来越贫穷，并与旧国家形成尖锐对抗，这导致他们的超政治化，但也使他们与无产阶级运动隔绝。

在人民战争时期，共产党和共产组织必须在性少数运动中走无产阶级路线，通过动员、政治化、组织和武装，领导最深刻、最广泛的性少数群众进行日常需要的斗争，主要是征服权力的斗争。由于没有无产阶级对性少数运动的领导，这些群众(其中一些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投入了反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怀抱，他们最终除了参与对性少数的屠戮和加强反革命之外什么也不做。

只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接二连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废除父权制、私有财产和国家，才能最终解决这个性少数问题。共产主义性少数问题的解决就是男女之间矛盾的解决，也就是性少数者和非性少数者之间矛盾的解决。

坚持、捍卫和应用，主要是运用

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

特别是贡萨罗思想！

认清、重新夺取和发展瑞士共产党的群众路线！

坚持性少数运动的阶级路线！

国际性少数斗争日万岁！

六月二十八日万岁！

2020年12月28日

瑞士红星

附录 关于跨性别问题

1. 跨性别者问题是性少数问题的一部分，因为跨性别者在本质上与资产阶级-父权制的核心家庭单位不同。但跨性别问题也有其自身的具体矛盾。
2. 跨性别者问题的具体基本矛盾是，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通常由位于大脑中的身体地图(body map)或人形决定)与该人的身体(通常由基于染色体的胎儿发育决定)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生理上的，而不是社会上的，通过医学上的过渡到期望的性别来解决。这种矛盾表现为性别认同障碍。
3. 跨性别问题的具体主要矛盾是变性人的身体与性少数者的父权压迫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并且通过废除共产主义中的性别和性的父权制度得到了解决。这种矛盾一方面表现为内部的社会性别认同障碍，另一方面表现为外部的父权压迫。
4. 一些跨性别者没有明确的男性或女性身体地图。这些人被称为非二元的，仍然面临着上述的矛盾，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
5. 男女之间的生理矛盾只是男女之间社会矛盾的基础，性少数与非性少数之间的矛盾正是从这一矛盾中衍生出来的。共产主义将消除男女之间、性少数与非性少数之间的矛盾。男女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实验来解决，而不能通过社会的变革来解决。
6. 变性人在物质上成为了他们想要的性别，因为荷尔蒙替代疗法、性别重置手术、声音训练等等都改变了他们的主要和次要性别特征。因此，意识影响物质。坚持一个人的性别不能改变，这是性的形而上学。
7. 共产党和组织必须向变性人和其他性少数者开放队伍，接受和尊重他们的身份，并协助他们过渡。跨性别女性和所有性少数女性一样，必须能够参与并领导性少数运动、妇女运动、无产阶级运动和群众运动。

8. 无产阶级必须提出变性人的具体日常要求，如获得医疗过渡的权利和机会，作为性少数者和普通大众日常要求的一部分。跨性对抗是性少数对抗的一种特别尖锐的形式，它将“堕落的性少数”的概念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质的层次。它是资产阶级父权意识形态和性少数意识形态压迫的一部分，服务于对妇女的意识形态压迫。

9. 特别是对跨性别妇女的跨性别对抗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妇女的意识形态压迫相融合，必须在妇女运动中予以反对。一般的性少数对抗，特别是跨性别对抗，必须通过两条路线的斗争加以打击和粉碎，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父权制个人主义偏见的斗争的一部分。

引用/摘抄

1. 毛泽东主席《中国社会阶级分析》，1926年3月
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德国版第二版后记，1873年1月24日
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1884年
4.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月
5. 斯大林《反对右和‘极左’偏差的斗争》，1926年1月22日
6.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7. 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论马列主义毛主义》，1988年。该党的根基文件
8. 洛杉矶研究小组《对同性恋问题的科学分析》，1974年
9. 亚里士多德《论斯巴达宪法》，约公元前340年
10. 列宁《国家》，1919年7月11日
11. 唐·佩德罗·法格斯《加利福尼亚的历史、政治和自然描述》，1775年
1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13. 同10.
14. 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主义，马利亚特吉和女性运动》；第二版，1975年4月
15. 奥维德《变形记》，公元8年
16. 同10.
17. 马克思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
18. 同10.
19. 同10.
20. 性方面的形而上学例子通常来自修正主义者鲍勃·阿瓦基安和美国革命共产党的著作，当时他和他的党在20世纪70年代和

80年代都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阿瓦基安的性形而上学在1974年的《对同性恋问题的科学分析》一书中遭到了洛杉矶一群女同性恋马列主义者的彻底批评。这份文件很好，应该加以研究。今天许多共产党和组织都认同阿瓦基安对性少数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举出这个例子。然而，正如我们也明确指出的那样，性形而上学是一种教条修正主义的标准，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同。

2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
22. 列宁《帝国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内部的分裂》，1916年12月
23.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一版序言，1917年8月
24. 毛泽东《论三个世界分化的问题》，1974年2月22日
25.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
26. 此处的“社会民主”请解读为“共产主义”
27. 列宁《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2年
28. 贡萨罗主席《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群众路线》，1988年。
总政治路线，党的基础
29. 同17.
30. 列宁《我国自由派资产者希望的是什么，害怕的是什么？》，
1905年9月1日
31. 奥古斯特·倍倍尔《论同性恋与刑法》，1898年1月13日
32. 哈里·怀特《寄给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同志的信》1934年5月
33. 同8.
34. 土耳其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道路上，打好无产阶级革命主义，挑战清算主义，发动游击战！》，
2019年5月
35. 菲律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人民民主革命纲领》，2018年6月
36. 石墙武装阵线《2018：新的一年，新的我们》，2018年1月1

- 日；《石墙武装阵线公告的遗漏和更正》，2018年1月13日
37. 丹麦赤潮《为性少数运动中的阶级路线》2019年6月18日
38. 毛泽东主席。引用周恩来的话：《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64年12月21-22日